#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 御製文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養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

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己出

綴詞緝句　文之蟊賊

手抉雲漢　斡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
猗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晩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買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蘇文忠公贈太師制

勑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

起六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閒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㠂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讜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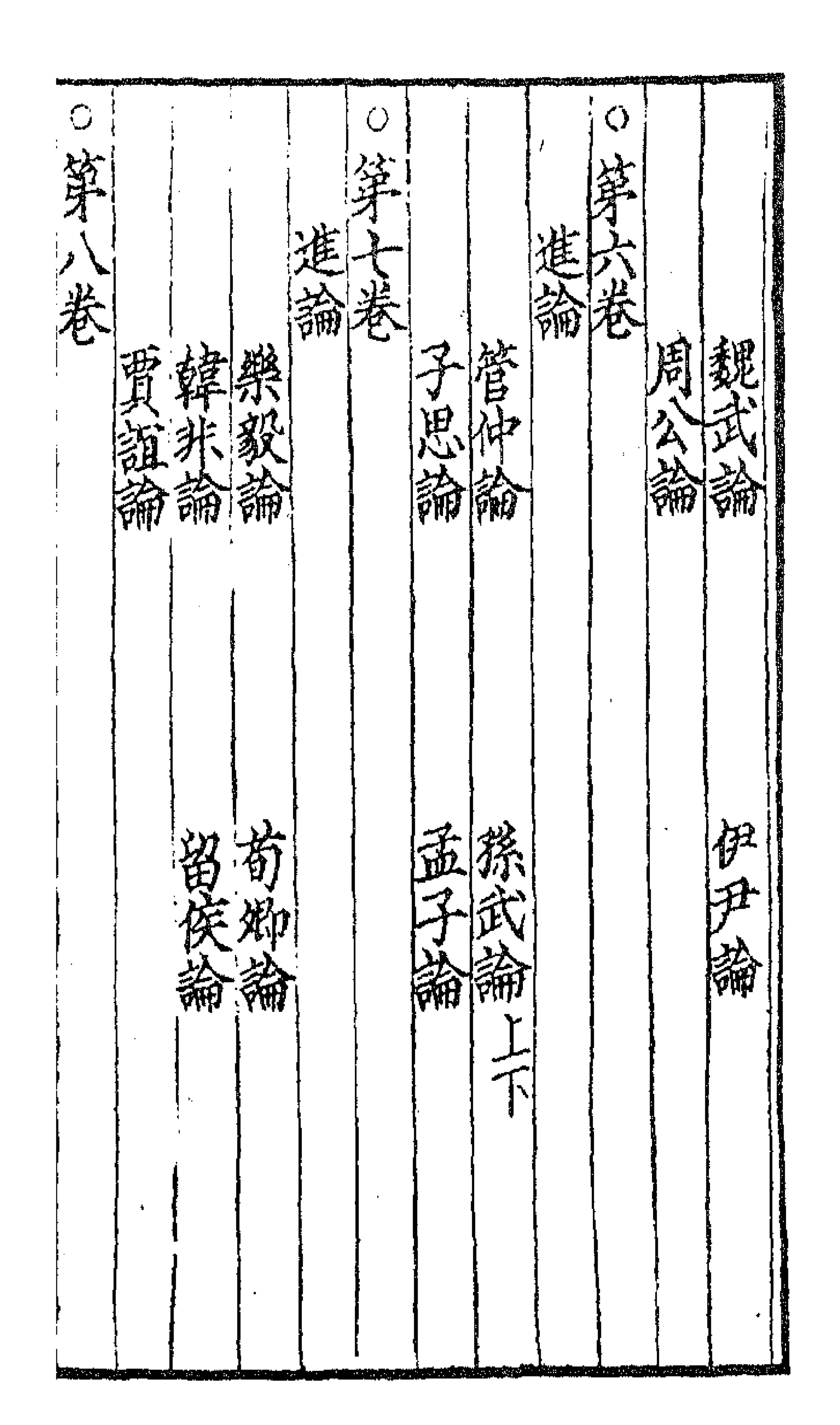
# 東坡先生言行

公名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老泉仲子也生　仁宗景祐三年中嘉祐二年進士第再中制策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判官告院攝開封府推官熈寧中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言者論其詩文語涉謗訕遂赴詔獄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　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承旨出守穎州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以本官知
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徙廉州再徙永州用　徽宗登極赦復
官監成都府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卒於常
州年六十六明年後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
謫黃州時築室于東坡之下自號東坡居士靖康中
復故官　高宗建炎初贈資政殿學士
至尊壽皇聖帝乾道六年謚曰文忠從眉州守何耆
仲之請也未幾
御製文集序贊特贈太師

#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目録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 上進



兩漢之政治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省冗官裁奉給

漢唐宗室之盛與本朝教養選舉之法

○第二十三卷

策問

漢之變故有六

職官令録郡守而用棄材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 第二十六卷

### 表

○第二十七卷

啓

○第二十八卷

啓

第三十一卷

奏議



第三十二卷

奏議

第三十七卷

内制

○第三十八卷
內制

除呂公著平章制

除呂大防左相制

除范純仁右相制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賜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賜呂公著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呂公著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口宣

賜呂大防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范純仁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范純仁呂大防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

口宣

賜西蕃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詔

賜光禄大夫蘇頌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第三十九卷

外制

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趙瞻可户部侍郎

故樞使包拯男大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

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范祖禹可著作郎

孫覺可給事中

宗晟宗綽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宣德郎劉錫求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王安石贈太傅
贈司馬光三代
贈韓維三代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李之純户部侍郎
蘇頌刑部尚書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林希中書舍人

雜說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目録終

#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 賦



### 前赤壁賦

晁補之續離騷叙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内樓船浮江以謂遂無吳矣而周瑜少年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謫黃岡數遊赤壁下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猶壯瑜事而賦之云又唐庚子西語録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竟不可得也

壬戌之秋（時元豐五年也公方四十七歲距紹熙辛亥已一百十年矣）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衛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經旬五日而後返司馬彪注云列禦寇鄭人御近也泠然涼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陶隱居真誥云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躡虛空故有長生飛仙之說）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櫂兮蘭槳（離騷九歌云桂櫂兮蘭枻）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楚辭云沚湘徹而邈廻望美人兮而倘）客有吹洞簫者（文選有王褒洞簫賦乃簫之無底者大者一十二管小者十六管）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

之潛蛟李肇國史補云李舟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鉄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舟吹之俄有客呼船請載既至請以之其聲精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擗應聲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雖是笛事蓋借用此泣孤舟之嫠婦白居易琵琶引云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因爲歌以贈之命曰琵琶行其間有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雖琵琶事此蓋借用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木三匝何枝可依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之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吳志周瑜傳云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將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勸吳王權不如迎降獨瑜深以爲不可請進軍夏口時劉備遣諸葛亮詣權權遂

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謂操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詐以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遂敗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魏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自江陵至赤壁戰不利乃還 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伐木詩釃酒有藇戴宮傳擊牛觥酒釃所宜交 橫槊賦詩，唐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 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韓退之詩云共泛偏舟一 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曹蜉蝣詩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暮死郭璞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離騷湘夫人詞云時不可兮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

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云履舄交錯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公擬斜川詩敘云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又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

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益起然此將歸于臨皐公始至黄寓居定惠院後自定惠遷臨皐亭本回車院故公遷居詩有全家占江驛之句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坡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晉張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隋唐嘉話云吳郡獻松江鱸魚膾煬帝曰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史記滑稽傳云楚王欲相優孟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公留別王子立詩亦有歸舍聊須與婦謀之句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

攀栖鶻之危巢公志林云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想孟德公瑾如昨日尓俯馮夷之幽宮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清冷傳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史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諸本多云夢二道士當作一疑傳寫之誤苕溪漁隱云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仙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余嘗日陸遊書赤壁前後賦因以此詰之渠爲之閣筆羽衣翩仙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

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此賦結處用韓文石鼎敘弥明意指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化鶴事公元豐六年嘗自書此賦後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江下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只之童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以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既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往夏口孫權遣瑜等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右逕百人山山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降魏武大軍所赴也江水又東逕太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者合其處所可以無疑已山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若也此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

呂掛劉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爲曹公所攻即戰於此若耶乎信流俗之過也雖辨疑攻證始此然公近言此并函德之囯於周郎者乎又云竟不知孰是而樂府中有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之句是公亦未敢以黃州之赤壁爲然也黃魯直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抹南京麪作槐葉冷淘糝以襄邑熟猪肉炊共城香稻用吳人鱠松江之鱸既飽以康山谷簾泉烹曾坑斗品少焉卧北窓下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快焉見趙德麟五侯鯖

## 灔澦堆賦

杜甫灔澦堆詩云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公之此賦頗采其意

世以瞿塘峽口灔澦堆爲天下之至險瞿塘峽灔澦堆在今夔州酈道元水經注曰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洄洑沿泝所忌又曰灔澦即所謂淫澦石也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盖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蜀江之源來自岷山在梁州荆州記曰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徙州建寧漏務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郡遂發十里江瀰漫浩汗橫放

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塘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

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𩋾至於其下兮（皇矣詩以爾鉤援與爾臨衝注云鉤援引上城者木臨衝乃車云）城堅而不可取矣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于筆切說文云水流也）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晁無咎云屈原廟賦者蘇公之所作也公之初仕京師遭父喪而浮江歸蜀也過楚屈原之祠為賦以弔末云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竊謂漢以來原之論定於此矣又公嘗言古為文譬造室賦之於文譬用刻其楣楣也無之不害於為室故公之文嘗以用為主賦亦不皆故離騷雖然非不及騷之辭也因附見於此云）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

惟子之故鄉輿地廣志云歸州在春秋爲夔子國二漢爲秭歸縣縣北百餘里有其大夫屈原故宅名曰樂平里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史記藺相如贊云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史記云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王甚任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害其能毀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乃作懷沙之賦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彊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事見上注歷九關而見帝兮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王逸注云

（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楚詞云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又云紉秋蘭以爲佩）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退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揚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 昆陽城賦

（昆陽縣屬潁川郡其故城在許州葉縣北見後漢注）

淡平野之飂飂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谿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與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轟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光武紀更始元年三月光武与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列營潁川与嚴尤陳茂合旌旗輜重千里不絕邑又驅諸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諸將見兵盛皆損光武独与十三騎出昆陽南門於外收兵王鳳等乞降尋邑不許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夫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若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負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

莽傳云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員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紛

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洸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恃六月巳卯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去大軍四十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尋邑兵却斬首數百千級復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軍尋邑陳乱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士卒溺死者以万數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

志士之求慨過故城而一弔增

後杞菊賦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

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唐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生嘗作杞菊賦其自叙云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故前後皆植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

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

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何掄年譜云東坡年四十在密州任按公後杞菊賦叙云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公以丁酉年登第至乙卯恰十九年矣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生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嚬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嚶後漢井丹字大春扶風人性清高未肯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皆好賓客吏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乃詭說王王求錢千万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訖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自是隱閉不問人事以壽終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𦞦肥陳平爲人長夫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又晉王戎子万有美名少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前漢張蒼肥白如瓠所粱肉而黑瘦魏明帝手詔世抗曰王頻色瘦弱何意耶今者食哉許米文咲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何侯方丈晉何曾性奢豪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庾郎三九齊書曰庾杲之字景行爲出相行虜功曹清貧食唯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韭言三九也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檀弓曾子謂子夏曰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抱朴子云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四五十歲者

服胡麻賦并叙

始余嘗服伏苓以爲之良有益也史記龜策傳曰伏苓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

形新雨之後天已清淨無風以夜燒兔絲去之即龍燭此兆徐廣曰龍篝若蓋火而龍其上火滅即記其處明日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茯苓者千歲松脂食之不死麥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麥中閒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蝨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廣雅曰狗蝨巨勝藤胡麻也廣志曰胡麻一名方莖服之不老耐風濕孝經援神契曰巨勝延年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宜寶元經云茯苓治少胡麻治老卉醴華腴火精水寶和以爲一還精歸寶注云華腴盤也取百卉之花以成之火精茯苓也性熱而合火茯苓則其精矣水寶胡麻也性冷色黑而含津澤故謂之水寶二者所以相宜於是始異斯婁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余子由茯苓賦敘云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與非金石而其能自全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胥而論之夫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哉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閒人閒服脂麻以致神仙必

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此古所謂道在迩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蚍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兮伏苓為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塡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賦

秋陽賦　黠鼠賦

洞庭春色賦　中山松醪賦

天慶觀乳泉賦　菜羹賦

濁醪有妙理賦

秋陽賦 疏按之六秋陽賦若蘇公之所作也或曰越王孫者蓋越令時學於公恭儉如寒土有文義撰擬而公撫曰公子何白知秋陽此如出石罒朱盛茂不知田耳而公自謂少貧賤景露滸知秋陽以諷公子學間抾世那難之義也令時乃世是之子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王直

方詩文發蹤示東坡為令時德麟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為時字

也坡云公以教人別數論外不得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頹穿而垢落甓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此用東山詩

鳴于垤婦數于室之意計無食其幾何刻有表於窮年忽金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𤇆清風西來鼓鍾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發作而占之則長庚瀏瀏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楚詞云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注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貌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暘谷上拂扶桑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林木其葉如桑長者數千丈兩兩同根偶生故名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左傳文公七年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吾儕小人輕慍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莊子云宋有狙公愛狙而養之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云芧橡栗也自今知之可以無慼居不障户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志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

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左傳蔡墨曰有夏孔甲能擾龍伐蛟呂氏春秋云荊有佽飛者得宝劍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舡佽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登龜大戴禮曰甲之虫三百有六十而神龜為之長然不免有鑽灼之患待麟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孫子九地篇云始如処其敵人開户然如脫兎敵不及拒為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許文發源云秦少章為余言東坡十來歲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閒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以少時所作故不傳也然東坡作頗樂亭詩与點鼠賦凡兩次用之个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

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洞庭春色賦 公嘗有洞庭春色詩叙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餉予為作此詩首句云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云云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牛僧孺幽怪錄曰巴卬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盎剖開有二老叟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髮髮十兩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根脯削食之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釋氏云菩薩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傳燈錄云江州刺史李渤問廬山歸宗曰教中言須彌納

芥子勅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揶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

宜賢王之達觀

賈誼賦云達人大觀

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吹洞庭之白浪

左太冲吳都賦云集洞庭而淹留李善注云班固曰澤名也王逸曰太湖也湖水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

漲北渚之蒼灣

楚詞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悲予

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

洞庭靈姻傳有雨鬢風鬟之語毛女詩亦云霧鬢風鬟木葉衣公

命黃頭之千奴

魏志李衡傳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龍陽州上作宅種柑橘千株死謂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足用矣

卷震澤而與俱還

樂史寰宇記載太湖在常州禹貢謂之震澤周官謂之具區史記謂之五湖從湖州長興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八蘇州吳縣界周迴六百五十里而九域志於潤州云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

揉以二米之禾

生民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古注云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躬祀邑人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亦稚也注云秬亦黑黍但其中米

巽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實皆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廣韻云稃乃谷皮糈以三脊之菅史記
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北里之禾所以為盛三脊之茅所以為藉爾雅云菅茅屬也忽
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渫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綸乃細綫
之屬古頑切隨屬車之鴟夷前漢陳遵傳載揚雄酒箴云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注云鴟夷革囊以盛酒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敂木門之
銅環呂氏春秋曰敂門而謁高誘注曰敂叩也趙飛燕外傳云木門滄浪根分帘觴之餘
瀝淳于髡傳云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公佛跡岩詩有帶觴分餘瀝之句幸公子之破慳我
洗盞而起嘗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
吸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吞
魚龍之神蘇醉曼紛紜始如鬘鬟鼓包山之桂楫陶隱居真
誥云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正紫色注云此即林屋山也在吳太湖中尤帝為棲曲曰沙棠作船桂為揖
扣林屋之瓊關道書五符曰林屋山洞周四百里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潛通五嶽號

天台別宮俗謂之洞庭茅君傳云地中洞天有三十六所王屋委羽西城西元青城赤城羅浮勾曲林星括蒼崐崘蓬萊瀛洲方丈之屬是也

卧松風之琴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兮夫差之憚鱷鬭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

按樂史寰宇記越州諸暨縣有苧羅山山下有石跡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有西施家東施家則西施者姓施而在西也小說載越王用范蠡計以西施獻之吳王其後滅吳范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

驚羅襪之塵飛

文選曹子建洛神賦云陵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善注云陵波而襪生塵言神人異世

失舞袖之弓鸞

博異志云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故豪洞門曲房之第也晝夢一美人曰此妾家也取綵箋傳陽春曲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換九秋霜鳳曰何謂弓彎曰妾少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鳳亦覺於襟袖中得其詞

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為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 中山松醪賦

晁補之云松醪賦者蘇公之所作也公帥定武飭厨傳斷松節以醸

法云飲之愈風扶衰松大廈材也摧而爲薪則与蓬蒿何異今雖殘大借可收功於藥餌則世之用材者雖斷而小之爲可措矣爐則因其能轉敗而爲功猶无不可也

始乎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皐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乎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噫締夏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光武謂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通俗文曰猪脂在腰曰肪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之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西域大宛國有蒲萄後漢張讓傳曰扶風人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遺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似玉池之生肥黃庭內景經云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公嘗有次沈長官韻

云誰道山中食无肉玉池清水自生肥

非内府之烝羔酌以變蘇之紋樽

金樓子曰西域有藤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嶽可變其大如杯

爲以石盤之霜螯

永嘉郡記日安国縣有山兕形体如人喜於山澗中取石蟹伺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边跂石炙噉之晋畢卓常謂人日得酒蒲數百斛舡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舡中便足了一生矣

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

莊子養生篇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投挂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擾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

王直方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人以爲語讖蓋自定武累謫惠州自惠而迁昌化也

使夫嵇阮之倫

晋史嵇康所与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壽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與八仙之羣豪

李白傳云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鸞放不自修与賀知章李適之皮陽王璀崔宗之蘇晋張顛佳遂爲酒中八仙人

或騎麟而翳鳳

老杜韓諫議詩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皇

爭榼

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晉謝万傳簡文帝作相召万爲從事中郎万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与帝共談移日）淋漓宮錦袍（李白傳云白浮遊四方嘗乘月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史記漁父荅屈原曰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離騷中有遠遊篇）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稺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

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八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惟華池之眞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老子節解云唾者溢爲醴泉聚爲玉漿流爲華池散爲津液降爲甘露漱以嚥之既藏潤身以流百脉化爲万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

湩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缾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灔玉池之生肥車見上注吾三嚥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眇松喬之安在前漢王褒頌云何必呴噓呼吸如喬松顔師古曰王喬王子喬赤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不燒隨風雨上下猶想像於庶幾

## 菜羹賦 并叙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煑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乃為之賦曰

嗟乎生之褊迫如脫兎其何因隱詩腸之轉雷聊禦饑以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持露槳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泣融液而流津湯濛濛如松風投糝豆而皆均覆陶甌之穹崇謝攪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泣火增壯而力勻滃嘈雜而麋潰信淨美之甘分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筴而晨飧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主父偃云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鄙易牙之效技趙岐云易牙知味淮南子云耆因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超伊傳而策勳此用伊尹負鼎傳流和羨事沮彭尸之爽感三彭三尸姓也物類相感志云僧契虛游稚川山項有宮闕在雲物之外毀上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問曰尒絕三彭之仇乎謂彭貸彭蹻彭居是也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此又柳子學罵尸虫云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處腹中伺人失誤闕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

昏垂出讒于帝是以人多謫過疾病夭死

**調竈鬼之嫌嗔**

抱朴子云竈神每月晦日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三百日算一百日

**嗟丘嫂其已隘**

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与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与客來陽爲羹尽櫟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毋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陋樂羊之匪人**

戰国策云樂羊爲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尽一盃文侯謂覩師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内賛對曰其子之內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

記云心廣体胖大也

**計餘食之幾何困無患於長貧忘口腹之爲累**

後漢閔叔仲客居安邑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敕市吏常給叔仲聞之歎曰閔叔仲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以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之遺民**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之次有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庐氏混沌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

濁醪有妙理賦 以神聖功用无捷於酒爲韻杜甫晦日尋崔戢李封詩云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僧惠洪冷齋夜話云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郎見壁間有詩曰人間无漏仙几几一杯醉世上没眼禪皆昏一覺睡雖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以尚如此何况真个是故其在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曹參傳云參嘗爲齊相及代蕭何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魏志徐邈字景山魏国初建爲尚書郎時禁酒甚嚴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

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謹偶醉言耳竟免刑

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暾紅初體栗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

晉孟嘉好飲愈多不亂亘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猶嫌白老不須德而言功

白樂天嘗著酒功贊其序云晉建戟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須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須以繼之太略云百慮齊息時乃之德万緣皆空時乃之功

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

後漢孔融性寬容喜誘益後進嘗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无憂矣又孔叢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子何辭焉子高曰予聞聖賢以德高人未聞以飲食也

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

晉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禱夜光之璧不可以餔貂奏飽我而不我覺布

帀燠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
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晉石崇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裴
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讌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
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班固賓戲曰委命供己味道之腴李
善注云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閭州閭史記
滑稽傳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許而醉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後御史在後髡恐淚俯伏而飲一斗徑醉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
八山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出送客羅襦衿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五斗解醒
不問妻妾[illegible]劉伶字伯倫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
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
言謹不可聽乃飲酒御肉隗然後醉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張釋之傳云王生者
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吾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責王

生王生曰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耳

脫韡致上李謫仙之敏捷

李白傳白嘗侍元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陽醉逿地常陋王生之褊

儒林傳王式既被詔止舍中會諸博士持酒肉勞式博士江翁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逿地遂謝病免歸

為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

前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

陶潛傳云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人皆勸而我不聞

韓退之醉贈張秘書微詩云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

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齋聖匪昏之如

小宛詩云人之齋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古者晤語必旅之於

鄉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

獨醒者汨羅之道也

史記屈原謂漁父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遂投汨羅以死

屢舞者高陽之徒歟

史亂朱建傳後云初沛公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方洗問使者曰客何如人也曰狀貌類大儒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謁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還後入言沛公曰吾高陽酒徒也惡

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猶淺魏略曰時苗字德胄出爲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欲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恚恨還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立之於牆下旦夕射之

殺王淳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晉周顗字伯仁能飲酒一石王敦反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曰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見帝密爲申救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導不知救已甚恨之及敦既得志顗遂見害

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

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泠之淵以釀此醪然後

舉窪樽而屬焦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